商都钟鼓

向生物学习

陆 地

办公室门口有一个盆栽，是株绿意盎然的树。清洁工阿姨有天早晨打扫卫生时，对我说：“这盆栽要死了！”

我看着长得郁郁葱葱的盆栽，不信。她说：“刚才看到掉下二三片叶子。”我听后，就更加不信了，二三片落叶，不能判断它会死亡。

几天后，这盆栽疯似地掉叶子，真的走向了死亡。我佩服清洁工阿姨的判断。

植物走向死亡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从掉叶子开始的。如果一家企业走向死亡，那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

有一家酒店，装修挺富丽堂皇的，口碑也不错。大概半年前，有一家人前往就餐，但莫名其妙地这家人与酒店里的服务员、厨师打起了群架，最后惊动了警察。

半年后，酒店宣布歇业了。据说是经营不善，老板准备腾空房子出售这处房产了。一个盆栽的死亡是从几片叶子开始的，一家酒店或是一家企业，往往看几个员工的精神状态和所作所为就可以了。一家可以与顾客打架的酒店，你说可以走远吗？

因为公司和员工是一体的。

《哈佛商业评论》撰文说，企业要具有生物性，并提出了“企业战略生物学”概念，认为生物圈儿和企业圈儿是一样的，生物的整个种群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，这个系统嵌入一个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，而生态系统又嵌入更广阔的生物环境中。一家公司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，它又嵌入更广阔的商业生态系统中，该系统又嵌入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。唯有领悟了生物圈儿的智慧，你的企业才能活下来，甚至活得好、活得久。

那么，一家企业该如何向生物学习呢？

生物最大的“昭示物”就是叶子，如果生物体上出现微小的异样，那必是“系统性故障”，绝非偶然。

这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具备的智慧。前段时间，马云开除了几位技术大咖，原因是这些技术大咖利用漏洞秒杀了100多盒月饼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不是这几位技术大咖的私德上有问题，而是阿里巴巴的公司制度上出现漏洞了。这100多盒月饼寓示着一个公司管理上的问题，以及价值观教育上的问题。

当我们觉得马云是小题大做、炒作公司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在马云看来，这可能是一个盆栽上掉下的一片可怕叶子？

这段时间，三星noto7手机电池爆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我突然想起搜狐公司CEO王小川说过的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在福特汽车发展史上，出现一个“福特汽车冰激凌事件”。故事情节非常不可思议，美国有位车主，只要去买冰激凌，回到车上后，他开的福特汽车就打不着火了。

车主认为这辆汽车对冰激凌过敏，于是打了投诉电话。按照常理和常识，汽车厂商怎么可能会相信这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两者之间会存在什么因果关系。但是，福特公司的一位技术工程师自告奋勇地去了，说他要陪客户买冰激凌，看是否会发生无法启动的故障。

结果，正如车主所言，他买了冰激凌回到车上后，车子真的打不着火了。这位技术工程师百思不得其解，几次验证后，他发现真正原因所在。

原来这辆汽车存在缺陷，如果熄火之后，三分钟之内打火，在发动机还处于高温时，它就无法启动。如果超过三分钟，它又可以启动了。而车主每次下车、熄火，购买冰激凌的时间都在三分钟之内，所以才出现了“福特汽车对冰激凌过敏”事件。

这位可爱的工程师成功发现并修正了汽车的一个缺陷，挽救了福特汽车可能存在的声誉陷阱。

这个故事同样告诉我们，一个奇葩问题的出现，往往是系统性问题的个别彰显，它在提醒你去深挖，可能存在更大的问题。当一棵树掉下一片叶子，你认为再也正常不过，那么你就有可能要失去一棵树了。

灯下漫笔

奔跑在田野的少年

韩浩月

跟你讲讲田野里的事吧。我的性格、我的人生甚至包括我的未来，都是和田野有关的。许多人都是，只是他们没意识到而已。

每逢放假的时候，人们走进田野，莫名觉得开心，大家感受到的，其实只是假期带来的欢乐，和田野没有多大关系，田野只是假期的一个道具。

然而在我看来，田野是一切生命的起源，走进田野，就是走进了生命的本质部分。

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，和田野有关。那是上初中的时候，一天下午，我从居住的郊区走向田野。开始的时候，是房子和空地，走着走着，渐渐没了房子，只有种植了粮食的耕地，再往前走，耕地没了，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田野。

所谓田野，人们会觉得是“行其田野，视其耕芸，计其农事，而饥饱之国可知也”中所说的那个田野，也是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所描述的那个田野，但我眼中的田野不止这些，因为我发现过田野不为人所知的一面。

比如在走到接近田野深处边缘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田野变了，没有耕田，没有鸡犬之声相闻，也没有了阡陌，田野像是在脱离了人类的控制之后，突然地舒展开了身姿，展现出了它隐藏很深的曼妙部分。

田野必须是要有河沟的，那些河沟不是人工修建，而是天然形成，河沟时断时续，时有时无，但每段河沟必然有清水，清水边必然有植物。我那边看到的植物是芦苇，一棵棵的，摇曳生姿，沙沙作响。有水有芦苇的地方，就有鱼虫鸟类，它们自成一格，拒绝打扰，但如果你固执地想要造访，也无妨它们自得其乐，彻底地无视你。

喜欢这种被无视的感觉，因为这样可以彻底解放自己的脚步与心灵。真正的田野必然会让人产生奔跑的欲望，于是你就会跑起来，脚步轻盈，踩着大地的肌理，那肌理分明是带着弹性的，跑、跳、跨、迈……大地反馈给身体的感触是不一样的，这会刺激你像兔子那样调皮，当然，你这么肆意地奔跑，难免会惊动真正的兔子，纷纷躲开你的路线，朝着草丛深处奔去。

沙漠让人恐慌，但田野不会。田野虽然不像田地那样出产粮食，但却丝毫不会亏待躲藏在这里的动物，种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野果，可以食用的叶子与根茎，会让你满怀感激之情，想在累了饿了的时候，直接放倒自己，那么懒懒地躺在草地上，就近随手揪来一片草叶咀嚼，或者把一枚小小的野果放在口中，一面担心中毒，一面迷恋它的美味。

对了，躺在真正的田野里，和躺在最贵、最高级的软床垫上的感觉，是相差无几的。真正的田野，有让人无比愉悦的风，有时不时过来挠你一下脸庞的草叶，关键的是，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地深处的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感，你会觉得背部的肌肤，正在与土地产生联系，这时你会理解，那么多作家把自己形容为“大地的儿子”其实一点儿也不搞笑，他们一定是体验过这种幸福与安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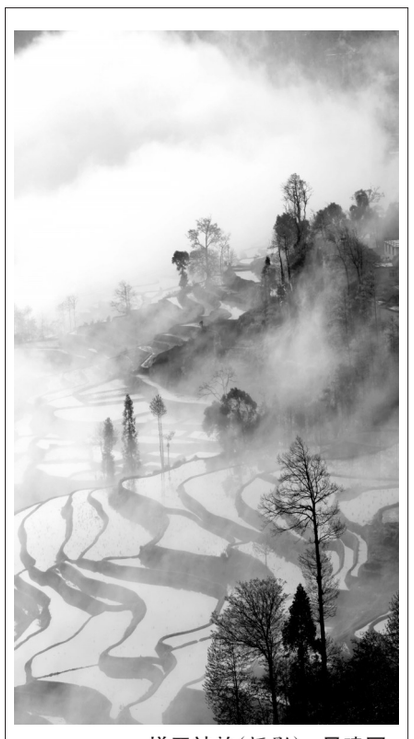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爱干地里的活儿。割麦子会被搞得浑身刺痒，掰玉米会在玉米丛中被热得要窒息，播种挖坑的时候，每弯一下腰都会觉得身体要被折成两截……但这些都不妨碍我热爱田野。田野并不要求你为它劳动，纵然你是个懒汉，它也一样宽容地接纳你，无论你在田野里怎样嬉戏，它都默默接受，甚至会在某个时刻，微妙地与你互动，每每这样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古老书籍里所描述到的伊甸园。

我记得那次田野之行，一直持续到黄昏，天色将黑，而田野漫无边际，作为一名胆小的人类，我还是快速地原路返回。但这次田野所带给我的生命体验，一直深刻地烙在我的记忆里。从那之后，我与田野再未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，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把我与田野远远地隔开。

这一二十年来，我住在城市里，喜欢城市由高楼、柏油路、霓虹灯、商场等构成的繁华景象，城市越来越大，也像田野一样走不到尽头，但城市肯定与田野不一样，城市有规则，不允许野性，城市有心跳，但温度不如田野那么明显，城市是舒适的，但肯定是人工的，和自然没有多大关系。在城市住久了，会忘记田野，好在有那么点儿记忆，总勾着人想像少年时那样，再在田野里奔跑一回，寻找一回。

寻找什么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尽管有心愿，但却从来没有行动力，高速公路修得天南海北，可以开车到最北的北方和最南的南方，车轮子连一块真正的泥巴都不沾上，但却没有真正地再一次走向田野深处。不知道田野深处，那些沟壑、水草与植物、飞鸟与走兽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，还有没有，还在不在。总想到更多的地方，看更多的风景，似乎彻底忘记了那片没有名字的田野。

我把走向田野，划进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中——不开玩笑，就是这么郑重，想沿着当年的路线再走一回，在躺过的地方再躺一次，不知道闭上眼睛感受到旷日的风吹来的时候，会不会仿佛感到与一个陌生的少年相遇。



梯田神韵（摄影） 吴建国

新书架

《一切都在你心中》

青 豆

某个夜晚，美国童书作家梅森仰望夜空，产生了一种幻觉：她被群星璀璨的宇宙吞没，沉入幻化的世界，从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始，思绪不断拉近，最终抵达睡梦中孩子的心房——孩子的心和宇宙深处同样深邃。随幻觉而来的，是一种巨大的安全感：我们每个人都从属于一个整体，并在其中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。这次宝贵的体验，促使她创作了这本书——诗意而富有韵律的文字，抽象但生动炫目的画面，完美地向孩子传达了每个人都从属于宇宙这一整体的意识。该书出版后，很快获得了2008年美国“妈妈的选择”银奖。

从星辰闪烁的宇宙边际，到甜蜜梦乡中孩子的温暖心房，我们可以发现同样宏伟的事物。我们在一切之中，一切都在我们心中。本书将对世界的安全感、确定性和整体性感知，深植于每个孩子的心房。

观沧海（国画） 戴成有

聊斋闲品

蝴蝶与花，现实的鬼影

文红霞

曾经，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说过一句特别俏皮的话：“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，它们回来寻找它自己。”张爱玲大为赞赏，写到了《炎樱语录》中。这些蝴蝶就像她作品中人物的魂，常常一错眼就从张爱玲小说中飞出来，在她的现实生存中还魂复现。多么凄美而又恐怖的意象。仿佛天上有个不喜欢她的神一直在捉弄她。

这是我读完张爱玲作品和她的人生传记后的印象。她的作品和她自己的人生恍若前世今生，只是那花已经渐渐凋零，蝴蝶早已如盗墓小说中的吸血蝙蝠。

《倾城之恋》中战火纷飞时，一座城陷落成全两个人的爱情。多么像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。他们在上海沦落时相遇相爱结婚。《半生缘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心相爱，却因现实的种种琐碎阻隔姻缘。这讲的几近张爱玲和桑弧的爱情故事，沈世钧的性格很像她自己描述的桑弧。《第一炉香》中葛薇龙为了一份爱情卑微到尘埃里，极像张爱玲在爱情中的表现。她对每一份爱情都倾尽全力，都是吃亏受累的那个人。《金锁记》中曹七巧长达几年的时间陪伴一个瘫痪病人。与她和赖雅的婚姻极像。

三十六岁的张爱玲在美国与大她近三十岁的赖雅闪婚。对赖雅来说，没想到自己纵情诗酒，千金散尽的老年，还会有如此奇遇，有这样一个异国才女爱上自己。所以捧在手心还嫌不够。他非常依赖张爱玲。张爱玲最初应该很享受这种依赖。在她之前的人生里，独立，与所有人界限分明，理性，但少了些温暖。现在这个人完全属于她，大狗熊一样的身子却小狗狗一样听话。所以她的忙和累都甘心情愿，她因为付出而快乐。

此时的张爱玲仿佛葛薇龙重生了，一个卖娼养男人，一个卖文养丈夫，只为贪恋那一点点人世间的温暖。她生命中所有的母性和妻性都在这一段婚姻中绽放出来。她像一个八爪鱼一样放开手脚去赚钱，去做一切能赚钱养家的事情，写一切能换钱的作品，翻译不喜欢的作品，写剧本、广播剧，做驻校作家。写到眼睛流血，脚肿胀得连鞋都穿不进去。这不分明是爱到无怨无悔的葛薇龙吗？

只是人生原本就是一座迷城，有谁能看清前路？如张爱玲所说的“短的是人生，长的是磨难。”原以为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：被父亲囚禁，不被母亲爱，大轰炸，爱情的背叛，千夫所指的责骂，文章不被认可……不，这些都只是大餐前的开胃菜。

快乐从来稍纵即逝，阴森森的命运环伺身侧，猛然一击敲下，所有的幸福快乐、野心计划，都被碾压得粉碎。赖雅中风瘫痪在床，对张爱玲来说，不仅是剧烈的哀痛，更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负。但是温厚的本性又让她难以逃避。

曹七巧所遭遇的奇崛的命运苦难又跑进张爱玲的生命，那样的五年如坠深渊。似乎一个无底黑洞，洞中养着一只凶猛的怪兽窥伺着她，时刻准备将她吞噬，并挫骨扬灰。

那样无助的绝望，那样哀痛的孤独，真不知她是如何熬过来的。似乎又回到了18岁被囚禁在地下室，生了严重的痢疾，所见一切都是邋遢灰败。还不如那时死了，死了就不用受这样琐碎的酷刑折磨。无边的黑暗，发霉的冷寂，生命中的一切都变得丧气。

再深的爱在这样的黑暗面前也无能为力，更何况这两人原本只是互相取暖的人。对张爱玲来说，这一场婚恋的代价真的是太沉重了。五年的黄金时光，后半生的虱子恐惧症。幸好她的身体和心灵都还强健，否则真的要疯魔了。她在《小团圆》里不提这一段婚姻，是因为恐怖和愧疚都太深了。

如果说一个人痛了会哭，伤心了会诉说，当真正的磨难和痛苦到来的时候，却会把你变成哑巴。你只能咬紧了牙关往前奔，连哭泣和诉说都变得奢侈。

在这人间，爱便是债。

如果一个人在作品中说过的话，塑造的人最后都悄无声息地钻进作者的生活里来，仿佛在做一道论证题，先提出假设，然后一一验证实践，那真是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

绿城一叶

与你为敌

乔 叶

你是那样好的一个人。但是，正因为你的好，我常常要与你为敌。

我清楚：你根本不知道，我在与你为敌。

明明想见，但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，我就从不打电话给你。再好玩的短信，转发了一大圈，却坚决不会发给你。接到你主动的电话和短信也故作平淡。即使见了面，内心爆炸惊喜表面却沉静无比，甚至和你连一句闲谈都很吝啬。聚餐的时候，估计会和你坐一桌，我便匆匆逃去，仿佛你的在场让我无法下咽一切美食。必须和你待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想要早早离避的样子，似乎是在忍受什么酷刑。偶尔单独相处的时候，总是强烈地控制着自己想要从背后轻轻抱你的欲望，义无反顾地把门拉开，以一派光明正大的姿态驱赶那份心底涌起的最隐秘的热爱。

看起来，我们之间连最平常的情谊都没有。仿佛不睦，仿佛对手，仿佛仇敌——是的，我的表情，我的身体，看起来都在与你为敌。

但是，亲爱的人，我知道：其实我不是在与你为敌。我是在与自己为敌，在与自己的内心为敌。为什么要与自己为敌？因为我是这样一个矛盾可恶的女人：听任了放纵的自己，就会怀恋起拘谨的自己。听任了饶舌的自己，就会想起沉默的自己。如果向你毫无顾忌地倾吐，我就会厌恶轻浮孟浪的自己。如果因为倾吐而失去了与你的默契会意，我就憎恨那个无规无矩放浪形骸的自己。

我是在与自己为敌，亲爱的人。我的所有矜持伪装，我的所有冷静矫饰，都是在与自己为敌。

手指连着文字，文字连着心灵，这几样事物亲密无间，环环相扣，但在我这里，我却让这条以你为目标的通途变为天堑。有时候会想：连关于爱的表达都这样困难，人活着怎么会不艰辛？不过，再一想：正因为人活着如此艰辛，才不要用粗糙的表达把精微的爱砸碎。爱，真的如一件瓷器啊。说了又怎样呢？做了又怎样呢？问着自己，无边无际的绝望铺展开来。我对自己说：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这样也很好。对人来说，这样最残酷。但对爱情来说，这样也最慈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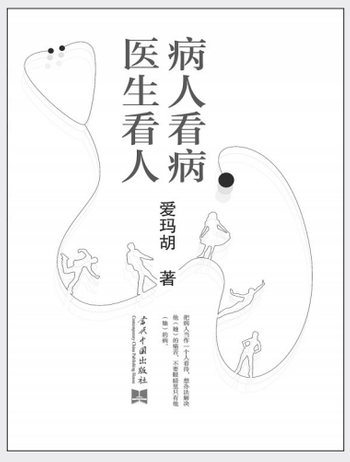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这样真的已经很好了。因为是你。因为是为你。即使是与你为敌，我也愿意缱绻于这样的战争游戏。只要有你和我共在这尘世呼吸，如此，我愿意。

与你为敌。

与自己为敌。

我最终发现：自己等于你。

连 载



这是一本有着近30年临床经验的心内科医生的手记，文短而情长。作者以生命参与者、旁观者的身份，时而冷静时而激情地记录下白色医院里的多彩人生。

——编者

孤老

他来看病，一个人，老头，八十多。问他：“家属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孤老。”

这话，我不太信。

怎么讲呢？越是孤老，越不太会独自来看病，要么是身边有村干部，要么有远房亲戚，否则，生死关头，谁来签字？没了，谁给安排后事？倒是有些人，跟儿女闹别扭了，一赌气这样讲。

现在医患纠纷多，处理老年病人，我们更是慎之又慎，病情一定要跟家属交代一下，否则，一旦出事，麻烦得很。

到底是通过村里，找到他儿子，六十多的一个小老头，带着自己三十多的儿子来了。来了也不去病房，直接就到医生办公室，说：“我其实，是不认这个老子的。”

八十多的老老头，吃喝嫖赌打老婆了一辈子，小老头说：“我妈，就是给他逼死的。”穷，再无赖也有限，窝里横一下而已。后来村里开始卖地，富起来了，老老头把所有的钱都拿在手里，不给儿孙，全用在包小女人身上。当时就吵了架，他说生养死葬全不用儿女管，儿女们说我们权当你已经死了。

“这也算不得么大事。钱我们自己也能赚。”小老头说。

但是后来，老老头干了一件真正混蛋的事。村里的坟地拆迁，拆到了他老婆、小老头的妈的坟头上，老老头签了协议就甩手不管，拿着钱管自花天酒地，甚至没通知家人。一无所知的家人，因此也没有机会替母亲迁坟。“他哪怕跟我们讲一声，钱都给他也可的，我妈妈的棺材，棺材里还有骨头……”小老头激动起来，声音哽咽。旁边他儿子赶紧递纸巾。

村里人讲：你们跟拆迁办打官司嘛。小老头却觉得怪不得拆迁办：“人家是好好地把了钱的。”怪谁？“我妈妈命不好，我们姊妹命也不好。”小老头擤一下鼻涕，问医生：“现在他是么情况？”

交代过病情，小老头认认真真点过头，签过字，问清楚医保能报的范围，又问去哪里往卡上打钱。

最后他站起来说：“我心里，是不认他的。我来，就是给儿子作个榜样。我没得好爹，至少我自己做儿子是问心无愧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爸的病房号码，你到护士站问。”他跟我们似笑非笑点过头，出去了。我多事，伸头一看，他直接到了走廊口，按了电梯。

想起那个八十多的老头，他说：“我是孤老。”其实也没错。孤老有两种，一种天作的，一种自己作的。

活着

病房收治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，是肺炎。到半夜，她突然昏迷、抽搐，明显的脑出血症状。

赶紧抢救。年纪这么大，也不可能开颅，只能用甘露醇为她脱水。一边吸痰，匆匆联系家属，孙子都四十多岁，在“放弃创伤性抢救”上签字，问我：“我奶奶为什么一直在抽？”

我说：“脑受损了，这是癫痫。”

他脸上有一些不忍心的表情，最后大叹一口气：“活太长，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这把年纪了，只能是尽人事，其他的，靠老太太自己的生命力了。

第二天，她状态已经平稳，但还不能进食，给她上了鼻饲管。我看到她已经秃得差不多的头顶，几根稀疏的白头发。脸老得抽抽成一小团，核桃仁似的。插管子进去，可能还是不舒服，她动了一下。我想起她孙子的话。有时候，我也那么想。

过了十几天，星期一早上大查房，我遇到老太太。真恢复得不错，都回普通病房了。她正在吃油饼，瘪瘪的嘴，一咕哝一咕哝。牙都没了，怎么吃？就是拿牙床磨呀磨。老太太有耐心得很，磨得慢慢的、细细的，就像在精心品尝。磨几下，停下来，咂嘴舐舌一会儿，是吃美了，眼睛都眯成笑微微的缝。

那其实就是个普通油饼，医院门口推车摊子卖的。

老太太看到我，油饼放下，手一伸——我给她从床头柜上抽了纸巾。她浮皮潦草地擦了手，再手一伸——我给她量血压。手臂瘦得骨头都支出来，上面还有橡皮膏，膏下面是留针，每天在打点滴。

血压控制得不太好，我问：“药有按时吃吗？”

老太太说：“不晓得，反正护士送药我就吃。”

我说：“婆婆，饮食上面也要控制。油饼这种东西，偶尔吃一两次就好了。”

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看不到：“我少吃口油饼，还能活到九十九？够本了呀。”倒也是。

我查完房，走到门口再回看一眼所有的病床。老太太还在慢条斯理地，用没牙的嘴磨油饼，磨得好写意。今天外面阳光灿烂，北风呼啸，是个大晴天，病房里暖气开得足，老太太吃得津津有味，看着像个无病无灾的人。

有时候，活着，也还是蛮有意思的。

急产

这件事我没亲身经历，是上夜班的同事告诉我的。

快半夜了，一个父亲带着中学生模样的女儿来看急诊，女儿说自己肚子疼得要命。衣服一掀，急诊医生张口结舌：一个大冬瓜，怎么看也像怀胎八月。

一问年纪：十六。

急诊医生吃了一惊。细看看，小姑娘长得真不瘦，冬瓜身子南瓜脸，圆嘟嘟的婴儿肥——说不定，就是太胖了吧。

惊疑不定了半晌，急诊医生问：“你来好事了吗？”

她答：“来了。”

急诊医生一想，自己问得不好，这问题有两种解读：一种是问她来过初潮没；另一种是问她最近来好事了没。也不知道小姑娘到底答的是哪一种。

她年纪这么小，更多的问题不好出口了，会被家属打。

那，先验个尿吧。

小姑娘拿了量杯进了卫生间，蹲下，乒一声，就把孩子生在便池里了。

我们医院简陋，卫生间便池是那种长条式的，只用隔板间隔。正好她隔壁蹲了一个检验科的医师，听到这边声音不对，探头一看，顿时就愣了。

老式便池，隔五分钟自动冲一次水。这时就听见墙上的水箱里轰隆作响，水哗哗下来了。小姑娘就傻呆呆地愣在便池上，直瞪瞪地往下看，好像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东西。水流强劲得很，哗啦啦往前涌，马上就要流过来，带着粪便、手纸和婴儿，一直冲进下水道了。